



智慧生活 ·

## 无微不至的伤害

雪儿

有一年秋天,一群天鹅来到天鹅湖的一个小岛上。它们从遥远的北方飞来,准备去南方过冬。

岛上住着老渔夫和他的妻子,见到这群天外来的客,非常高兴,拿出喂鸡的饲料和打来的小鱼精心喂养天鹅。冬天来了,这群天鹅竟然没有继续南飞。湖面封冻,它们无法获取食物,老夫妇就敞开茅屋让它们在屋子里取暖并给它们喂食,直到第二年春天湖面解冻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每年冬天,这对老夫妇都这样奉献着他们的爱心。终于有一年,他们老了,离开了小岛,天鹅也从此消失了。

可它们不是飞向了南方,而是在第二年湖面封冻期间饿死了。

故事中渔夫夫妇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天鹅百般呵护,而且是“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”地奉献着爱心,人们不禁要感叹了:“多好的一对夫妇,多么幸运的天鹅!”

然而,天鹅悲惨的结局又告诉我们,正是渔夫夫妇这种过分的爱,使天鹅沉溺在悠闲安逸的生活中,养成了惰性,丧失了生活的本能和生存的基础,无法再适应环境,最终被变化了的环境所吞没!

在现实生活中,有多少父母一辈子都在为子女营造舒适安逸的爱之窝啊!孩子小时,捧在手里怕摔了,含在嘴里怕化了,孩子要星星不敢给月亮,不让孩子干一点家务活,吃一点苦,受一点累,让孩子过着“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”的老爷生活。孩子大了,又要忙着给他们谋个早涝保收日晒雨淋的好职业,还想着要给他们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,哪怕自己为此吃尽苦受尽累也心甘情愿……这就是典型的“渔夫夫妇”式的父母和他们博大无私的爱!

然而,想想天鹅的结局,我们还能对这爱肃然起敬吗?其实,这种“无微不至”的爱,这种一味营造舒适安逸的爱,恰是人生的“陷阱”。

陷入此“阱”的人,除了依赖和惰性,他们一无所有。一旦生活中出现“湖面封冻”,他们的结局绝不会比天鹅好到哪里去。

人们固然需要爱,但是,当这爱变异为一种安乐的馈赠、一种包办一切的呵护时,它就不再是爱,而成了一把能置人于死地的温柔的刀子!

亲情流动 ·

## 韭菜饺子

瑶鑫

儿子回乡下的老家看父母,但只能在家待一天一夜,第二天早上5点半就要走,临走的前一天晚上,儿子跟母亲坐在老房里一直聊到深夜。

临睡前,儿子有些遗憾地说:“妈,这次太匆忙,等下次有空,我一定在家多待几天陪陪您,还要吃您亲手包的韭菜饺子,那个味道太好了,我一直都想着呢。”

之后,儿子便到里屋睡觉了,可母亲却没了睡意,她走进另一间屋,叫醒已经睡下的父亲,说:“老头子,你赶紧起来,去问问谁家菜园里有韭菜,跟他打个招呼,割点儿回来,娃想吃韭菜饺子了,我得给他做。”

躺在床上的父亲一听,立即明白,连说:“好,好。”然后迅速穿上衣服,下了床。母亲又说:“老头子,你动静小些,别吵醒了娃,他明早还要走呢。”

父亲再次“嗯”了两声,然后别上一把菜刀,悄悄打开大门,出去了。

此时,正是初冬的深夜,外面很寒冷。

父亲开始在村子里挨家挨户敲门,借割他们菜园里的韭菜,冬日,菜园里韭菜很少,好在敲了数十家门后终于找到了。

村里各家各户的菜园都离村子很远,加上夜路不好走,等父亲割完韭菜回家已是夜里11点多了。两位老人开始择韭菜,把两斤多韭菜择完,洗净后,差不多已经是凌晨了。

接下来是擀饺子皮,然后包馅。这一切如果是在明亮的灯光下完成,不需要太长时间,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在手电筒的光亮下完成的——两位老人怕开灯惊扰了儿子的好梦。

这一切都做完是凌晨3点多,两位老人想了想,还有一会儿就得煮饺子了,干脆别睡了,给儿子烧点儿热乎的水,这样,他一起来就有热水洗脸。

5点30分,儿子的手机闹铃准时响了,从睡梦中醒来,一睁开眼睛,便隐约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香味,这香味越来越浓,最后在厨房里看到——一大锅韭菜饺子在翻滚呢。

看到儿子,母亲连连说:“娃快趁热吃了吧,你最喜欢的韭菜饺子,吃过再刷牙。”“是呀,先吃,先吃。”站在一旁的父亲帮母亲的腔,并立即将饺子盛进碗里,双手递到儿子的面前。

儿子怎么也没有想到,自己随口说出的一句话,父亲和母亲就当真了,两位六十多岁的老人,竟然为了饺子一夜未眠。

那是一碗滚烫的韭菜馅饺子,很香,吃得儿子想哭。

冷暖世界 ·

## 上帝的棉袄

思诺

多年前,我曾在纽约郊外的一个小镇上经营服装店。

一年冬天,我的儿子约翰到芝加哥我的母亲家玩。一天,外面特别冷,风吹在身上如刀割一般。一个小男孩站在我的店外,看着橱窗里的一件棉袄。他身上很脏,衣服也穿得很少。因为寒冷,他不断地颤抖着。“小家伙,你这么认真地在看什么?”我问他。

“我太冷了,但我的父亲没有钱给我买棉袄,我希望有好心人送我一件,可父亲说,只有上帝才会给我棉袄。”小男孩说,“不过,我还是想来碰碰运气,因为我真的太冷了。”“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?”我问。“哦……你知道镇外刚修建完工的一条新公路吗?”小男孩说,“我和我的父亲都是那里的工人,可老板一直没给我们薪水,说等完成下一个工程再一起给。所以,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出发了,去附近的瓦特小镇修路。”

这个小男孩其实和约翰差不多大,顶多10岁出头,我觉得他挺可怜的,想要帮帮他,而且橱窗里的那件棉袄只是一件样品,它后领里衬上有个硬币大的破洞,不能卖。“你喜欢那件棉袄吗?”我问。“喜欢。”小男孩说。我牵起他的手走进店里,把那件棉袄拿出来让他穿上,非常合身。我拍拍他的头说:“小家伙,你现在觉得暖和了一些了吗?”“非常暖和!”小男孩说着就要走出店门,忽地转身问我,“你是上帝吗?”“我不是上帝,我只是个商人。”我告诉他。“不,你是上帝,因为我的父亲说,只有上帝才会给我棉袄。”小男孩感激地看了我一眼,向我道别离开了。我是上帝?我笑了。

几天后,母亲打来电话,说明天黑前她和约翰就会到家。我等了整整一个通宵都没等到人,正在我急得不知所措时,他们回来了,此时已是第3天的中午。非常巧合的是,约翰身上穿的棉袄跟我送给小男孩的棉袄一样。不过,这款棉袄的厂商就在芝加哥,可能是我母亲买给约翰的吧。

“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有到呢?是车子耽搁了吗?”我问母亲。“你不知道,天快黑的时候,我们的车子在瓦特小镇旁的公路上抛锚了,只能等着第2天有人来修。我们在车上冻得发抖,幸好路边有个修路工人们住的工棚,工人们非常热心地给了我们热水。还有一个少年,他居然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给约翰穿,我们对他道谢,你知道他对我们说了什么吗?‘不用谢,这是上帝的衣服!’天呐,那个孩子太可爱了……”

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昨天晚上的事,可我却分心了,瓦特小镇?修路工?一个少年脱下的棉袄?我连忙拉过约翰,翻开衣服后领的里衬,结果,那里真有一个小小的破洞,就像是一枚硬币那样大……

